





鮎埼亭集卷二十二

碑銘

磁州牧西郭萬君墓表

萬氏于明為世將而自鹿園先生以後又克以講學世其家乙酉以後喪其世將之職頽益講學從梨洲黃子遊為當世魁儒所稱公擇克宗李野三先生者也三先生有從子曰言以古文著所稱管村先生者則西郭之父也西郭家門既盛而又為梨洲女孫壻肩隨諸老少涵濡于問學耳聞目見摠非凡近故西郭之少也進則思為學者退亦思為文人儒林藝苑以為平行可造而

鄞縣全祖望  
紹衣



不知其危于遇也管村自修明史忤貴人出令五河罷官論死于是西郭狂徒數千里告急于父之諸執友得金論贖又為惡少所賺以去稟集再三始得贖其父以歸江湖之間遂有萬孝子之目然其平生所自許則荒矣家無一隴之植奔走衣食且不給年過五十困甚會有薦舉之例浙之大吏以之充賦其老友鄭義門止之曰西郭欲行道耶恐今之世未易言也若但以博祿耶且媿其家教矣况西郭荼苦一生其資于有力者不少一旦得官不答則負恩欲答則力必不副進退失據不特無以報國也于是西郭辭檄不得竟入京忽沐殊恩用為直隸磁州牧感激流涕思為桑榆之補以循

吏稍展其志力然而年且六十菁華亦既衰矣泣事三年大吏奏課以最入覲

天子將用為方面西郭固辭乃命之回任故人索逋者未能一付紛論嗟怨而其子死其孫又死其妻宜黃人亦死皋某之教旁午相接西郭亦遂灰心喪氣咄咄不自得以歿其所開雕管村文集尚未畢也嗚呼方西郭下惟自負不下于古人充其氣才亦可以有所就乃竟百不一遂坎壈于患難之中以消其壯盛之意氣老得一官亦或可以稍自表見而死喪乘之是則天之所以阨之者甚矣西郭諱承勳字開遠生于康熙庚戌某月日卒于雍正某年月日子一敷前先卒以其從孫在茲



為後所著有承雪詩集六卷西郭之未通籍也查田先生感許其詩曰孟郊之流也西郭恥以詩人自域掉頭不答晚而自哂曰我并不復能唱渭城矣又十年其壻張生之祐請予表其墓西郭年長于余且倍而以中表通家兄弟之誼推較于予甚至嘗曰後乎吾而生先乎吾而聞道者子也嗚呼予之獲落而無成慙負西郭期許之意而轉以惜西郭之浪博一官賈志長逝也蓋嘗與義門言之至於流涕故身後之文無諱詞無溢語是為表

黃文肖堂墓版文

予家與黃氏通家凡八世方致齋宗伯以陽明之學講

于里門先司空公往履最密已而宗伯之從子觀察重以婚姻故隨州為司空門壻自是以還兩家後人往還世好不替甬上歲時最重先世影堂之禮每春夏諸黃必過吾家拜先司空以下數世影堂吾家亦往拜答因而剪韭高會三十年以來甬上之巨室淪落且盡兩家亦禮廢不復舉其猶行之者吾家惟先君黃氏惟肖堂先生先君下世七年肖堂隨之黃氏之世好絕矣先生少負高才下筆為詩古文辭吐棄一切恐其所見嚶嚶出之不知者聞其議論掩耳而走蓋古之所謂狂者也所讀書丹黃不一通直筆不肯唯阿少與先君同學先君以愛弟視之及予長先生亦極愛予有所作輒見



適曰以待賢父子論定之然先生殫駁古人往往已甚而所苦未能遍讀古人之書故或有古人已早及之而先生尚以為自得之說者亦或古人行事別有本末先生未及平反遽欲登爰書者亦有古人未定之說而先生誤據以為定者予叨先生忘年忘分之契時或指點及之先生初或愕然不遽信既而未嘗不渙然莫逆也然先生所見到處正自不磨嘗與予讀明夷待訪錄曰是經世之文也然而猶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訪不待已而應之耳豈有艱貞蒙難之身而存一待之意于胸中者則麥秀之恫荒矣作者亦偶有不照也予瞿然下拜曰是言也南雷之忠臣而天下萬世綱常之所寄也

蓋先生之讜論足以砭切古人有如此者先生諱之傳字築隱一字肖堂于隨州為元孫魯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乾隆某年月日老而無子故惑于堪輿之言遷先兆以求子子諫之不得晚舉一子又殤可謂窮矣族人葬之先塋之次念先生在日里巷中夏課之徒無知先生者况身後乎今而後不特肖堂遺書不復可問并致齋以來之學統一旦墜地巢梁之燕升座之鱸相率消沉其能無泣然流涕也

郭芥子墓志銘

甬上向多醇心舊德之士以予所聞于前哲星火之交則有若汪先生沆園其後有林先生西明邵先生雲



客蓋東京黃叔度之流也而余皆以晚出不得見近始有  
郭先生芥子庶几汪林之儔碩先生教授里中五六十  
年世但以為制舉之師而不知其為人師也蓋游其門  
者之負所教也甚矣先生下世其二子乞銘于予亦安  
敢辭先生諱承麟字芥子先世故滁人以勲籍世襲于  
鄞遂為寧波衛人至崇禎中先生之大父振培始以孝  
廉起家乙酉丙戌間嘗以監察御史仕閩死于兵自是  
遂為鄞人先生精湛理學貫穿先儒之言而絕口未嘗  
講學上下古今詩古文家皆能別白其源流門戶而不  
輕下筆與人角藝粥粥若無能者故戶外之履恒滿而  
不知其中深藏不可窮其奧每登講席未嘗不發其

端而夏課之徒不特無中道之從亦并少三隅之反則  
帖括之陷人深也碩尤有不可及也同里史雪汀卞獨  
之士也先生與之厚會其婚而以非罪之縲絏訟繫于官  
先生代為之受禁于吏者決旬事解乃去然雪汀翫  
易典友朋乖迕卒以弓影之疑告絕于先生自是道中  
相見不復揖先生之弟子憤甚先生怡然不以介意故  
先生與雪汀居僅隔一湖水而三十年不通聞問或有  
及其事者先生輒以他語亂之乃雪汀卒亦自悔及先  
生卒扶杖過臨其喪撫棺長慟而去嗚呼交道之難自  
古而然凶終隙末蓋未易以善處也先生不大殺色以  
太和消其拂戾卒使倔强俱融此衷大白曠林之戈不



戰而屈然後知道德之足以勝意氣也先生于予為前輩  
頗有志年之契嘗謂人曰謝山今之行祕監也一代文  
獻之傳其在是乎賀季真祠落成予漫題數語于柱先  
生過予一一訪其所出記之置于袖中而去蓋其嗜學  
如此素無官情故以公車待詔南宮者一度不復再赴  
雅信堪輿之學窮冬行雪霰中長夏襍穢烈日下以探  
流泉夕陽之說予嘗援張宣公呂成公諸緒論以明其  
不然因言朱子所為亦有不可以訓後世者先生笑而  
不荅也享年八十有三生于康熙辛亥三月二十日卒  
于乾隆癸酉九月二十三日娶章氏王氏葬于桓谿佈  
蘭山之南麓子二長曰景行舉人次景兆諸生其銘曰  
是為有道先生之幽宮乎哉宰木亦已葱葱

陳南皋墓志銘

梨洲先生誦學甬上諸高弟皆帥其子姓以從漢人所  
謂門生者也相去七十餘年諸高弟固無存并其門生  
一輩亦零落且盡勵有鄭南谿陳南皋二人今亦相繼  
下世證人書院之耆舊不可見矣近日後生年少漸不  
知高曾之規矩皆由于淵源之失墜良可愍也南皋諱  
汝登字小學其先世出自后岡先生南皋為太史怡庭  
先生之從子大理心齋先生之從弟其為人粹然垣然  
望而知其為君子生而為怡庭所愛故心齋待之如同  
產心齋之貴也力踐古人大功同財之義一切恣南皋



所用不問多寡而南皋篤于友朋之誼見其高才而力  
不能贍者傾筐倒屣以濟之甚至展轉乞貸以循之于  
是士將之心齋者必先之南皋碩踵蹠不語心齋卒南  
皋驟困乏故人疇昔有賴南皋之力以養父母以畜  
妻子以處患難至是晚而官達任其三旬九食漠然如  
路人是則予最所髮指者而南皋亦未嘗行之詞色也  
予于南皋為忘年之契南皋謂予曰吾交遊多矣其足  
以接武前輩而無慚者莫若子頽惜前輩如東海諸公  
不及見子而使子衣食奔走以不得遂于學及予罷官  
歸南皋日益老益貧予時時為謀之有力者稍資其朝  
夕之需然世路局促不能盡應也南皋謂人曰吾垂老

交謝山以為六十年中畏友所未有豈知其所以待我  
者亦六十年未所未有乎予續甬上耆舊詩南皋不惜老  
眼校讎兀兀及為心齋墓碑欣然謝曰吾乃有以報  
吾兄矣予偶有所作南皋未嘗不知也予援遺山谿南  
詩老之例以推南皋則遜謝不皇蓋其謙也今春病不  
可支予適有邗上之役舟行迂道過之而後出郭南皋  
握手而泣曰自分不得再相見然予不死于子里居之  
日而死于子客遊之日其命也夫子為之流涕及吳而  
赴至矣南皋最醜籍閨門之內雅多樂事畫紙敲鍼至  
老如一日尤喜觴政酒闌燈地頽然白髮神明不衰故  
雖其暮景之獲落有他人所不堪而疇昔之風流固自



若初南皋聽講于黃氏有證人講錄後聽于萬季野先生之門有續證人講錄又有竹湖日知錄及二山老人集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乾隆某年月日三賢皆李氏子天本葬于某鄉之某原其子奉遺書以求志不腆予文聊以補素車白馬之恨而已為之銘曰  
以義落其家以道樂其天古今篤行不媿為證人高第之嫡傳

### 史雪汀墓版文

雪汀少即喜為詩當時是鄞之細湖多詩人大率出宗正菴之門正菴詩本師法竟陵稍改其面目而未洗故步也雪汀稍悟其非變而為山谷已而又稍嫌其生澁

又一變而為王川晚乃信筆不必作意遂為誠齋然其寔學誠齋而失之者蓋雪汀之詩凡四變而過益窮才亦益落悲夫雪汀賦性狷然失之怪當其初年高視一切善書法又善以篆雕花乳印石矜貴過甚里中黃戶部又堂張河內茅山踵門求其篆及擘窠書雪汀望望然不答然其所許可則傾倒受役使不厭甚至藩溷之間皆有題署下逮童僕亦為雕鐫故雪汀不輕過人一飯而亦有長日過從留連滿志乃并其人竟不自解何以得此于雪汀者最任氣一言不合輒成觸迨日益蕉萃陷于非罪之縲絏者三以此去其諸生平生老友大半凶終割席自頽孤另之甚乃忽托未契于年少但有



登其門者無不極口稱之里中昨暮免以雪汀故謬謬  
少所可而今忽易典也由是雪汀之門墻驟成一唱十  
和丹黃無間于昕夕其欣賞淋漓真覺所過皆作者于  
是登其門者謂人不必學謂詩古文詞不必宗傳謂流  
品不必裁量方言里謬皆供詩才雪汀兀兀手鈔為同  
叢集四十卷吾鄉吟社久替至是忽爭傳雪汀之詩派  
而雪汀之風格乃驟衰雖然雪汀之生平寔有可傷者  
雪汀雅精小學喜讀注疏不肯唯阿先儒之說熟精十  
七史及文選其謬少所可也乃其本色雖連蹇要不  
失為畸士至于暮齒之類唐畫棄其學殊非其意是唯  
予為能知之雪汀頗愛予之非議之也故頻年希過予

門間或傳其有後言者然予客游歸或過省視之雪汀  
往握手相視款款而無言嗚呼誰謂雪汀竟以垂老  
喪志哉雪汀所著有李長吉詩注几三尺許其最自負  
者予弗甚許也風雅遺音以訂正毛詩古韻已行于世  
并其竹東集皆嘗索予序予未之應雪汀以是愠予諧  
之曰論定蓋有待也及予自粵歸而雪汀卒乃志之同  
甫之屬銘于水心也曰一言不覈吾當于虛空中擊子  
今讀水心之志併所序龍川集令人絕痛然正不諱同  
甫之短予文豈足望水心雪汀亦非同甫比然而東平  
西靡之樹未必不待此文以瞑目九原可作尚據觚而  
聽之雪汀姓史氏字崇一名闕文字漢桓世為鄆人忠



宣公之裔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諸先生先卒，孫某，葬于某鄉之某原。春秋七十有九，其銘曰：驚駟不可振，狼疾不可瘳。故人殫中，散為君一洗，磊砢勃率之年愁。

尚書職方郎陳公墓碣銘

先大父贈公自丙戌後，同里所往還者，祇一二遺老陳六息先生年長于大父，所稱兄事之友也。六息先生四子職方，俱第三先君亦嚴事之。職方諸子其仲林二君尤與予善，不幸早死。職方歿二十年，而其壻董生政乞予為埏道之文。泣然者久之。職方諱時，臨字二成，一字責菴。少承家學，又以陳編修怡庭為師，得聞證人書院

之教。甲寅三藩之變，周總制有德知其才，辟置幕府，有功。揚撫軍雍建薦之，叙功授湖南城步縣知縣。部下有紅苗最難撫，職方曲意安輯，之以六息先生喪奉官歸廬墓三年，服除。知河南汝陽縣，職方之為吏也。和平博厚，簡易得民，深鄙世俗武健嚴酷之徒。汝陽喪亂之後，風俗大壞，民不知喪禮。職方為斟酌古今所可通行者，而衰經聚飲之風，以息楊埠有支河，久淤。職方通之，庚寅河北大水，職方遽以便宜開倉賑給，而後上聞。時謂有汲長孺之風，河北盡食蘆鹽，獨汝寧食淮鹽。蘆商欲爭而并之，職方謂蘆鹽計口而授，不問其所需之多寡，以額給之，是厲民也。吾不能為河北盡草蘆鹽之害，而



反殉蘆商之欲以害境內乎力爭之而汝寧諸縣皆蒙  
其庇時徐文敬公潮撫河南極稱之于是前後撫藩諸  
大吏皆以為循吏當令久任報最者數矣而數留之遂  
在汝陽二十餘年而職方之子諒與民相安于無事亦  
二十餘年如一旦朱靜軒者柳堂先生之子也職方以  
世誼盡委以簿書錢穀之務歲贈以千金靜軒故有承  
平公孫之習託身依人非其志每見西風漸急輒思其  
細君治喪歸及度歲過寒食尚遲未肯出門職方便  
至敦促始不得已赴之計其在幕中不過半年職方於  
其曠廢身為甚冗劇一切不以為忤及其至也亦日喜  
灌花賦詩否則閉葉子直待漏下始挑燈稍為了案牘

職方屢勉危坐以待左右多咄：不以為然而主客始  
終無厭射然遇有非僻未嘗不苦口相告一日聞靜軒  
歸頗與里巷狎邪之徒飲博千里貽書規之靜軒作長  
詩謝過且以志感先君嘗聞而嘆曰責養之位未至奇  
章靜軒之才遜于杜牧然而其交道則無媿矣職方嘗  
買秦人為妾至而詢之則已有夫乃移文至陝召其夫  
其夫至以無力償直叩頭乞免職方曰吾不責汝直且  
當為汝了姻事并贈以行李之資而去戎大令心源之  
入都應償公費以數千里計告急于職方罄其積年俸  
糈之餘以助之自職方筮仕以來所得廩祿歲以給宗  
族親友之貧者死喪嫁娶無不向汝陽來請皆量其差



等而周之故其入為樞曹也管索蕭寥臨行之日百姓  
攜老載弱相送者數十里逾年以病請告遂歸而家  
日落未几時四壁槁然不改其樂一日太守來通謁  
猝不能具襲衣乃謝之太守有所白逕登其廳事職方  
遣人四出假襲衣良久乃得出見嗚呼自睦姻任郵之  
教既衰有以膏月至親不相顧者當職方盛時待以舉  
火者數十家垂者不能自為衣帛食肉之謀至使傾身  
障簾之夫竊議其前此之勤施為過是則可謂太息者  
矣職方之歸也連喪其才子即仲琳二君也于先晚景  
益蕉萃雍正六年十月十八日卒生于順治三年十二  
月九日年八十有三曾祖某祖某父某六息先生其贈

如公官配某氏贈安人繼某氏子四孫八女一適董生  
者葬于某鄉之某原自余年十四為諸生職方甫從京  
師歸盛有所獎許已而奔走衣食不得樞衣常拜床下  
方卒時陳南皋嘗屬予以銘而遂巡未及今重理舊聞  
而詮次之不禁累唏于三世之交情也其銘曰  
本仁心成善政暮年坎壈訝天道之誼津苟可得何足病

錢考庭誄

甬勾最重故家交遊還往非其世誦勿溷城東錢氏名  
位尚亞于楊張而世德足與之比埒蓋自大方伯而後  
十世綿至于乙丙以後忠介兄弟四忠并命不愧喬  
木世臣之望而諸遺老承其後猶為汐社之光予嘗論



其家世以為忠孝其本根風騷其花草非虛語也迨退  
山先生歿錢氏之宿老告盡其風流漸衰支柱其間者  
東廬先生一人而已東廬又歿錢氏益替門戶之寄歸  
于二子是為芍庭兄弟未幾芍庭之弟春圃又歿于是  
芍庭隻輪孤翼塊然獨任其先世之文獻而無所得將  
伯之助頌其刻苦不媿清門予續錄角上者舊詩芍庭  
日向諸琳家中為予訪求得一集不翅拱壁即某集不  
可得而片詞隻句足以入選使其人不朽則大暑走烈  
日中窮冬冒風雪重趼不惜也予約同志為冰槎尚書  
歲作隻雞之享芍庭最虎其事予罷官以來頗從事于  
粉社諸先生金石之文芍庭老眼秃筆為予手抄兀兀

成編而有關於錢氏者又獨為一集祕之中箱伏臘則  
陳之影堂焚香以酌其先公予作忠介墓碑詳述降臣  
夫已氏之逆狀芍庭捧而泣之曰是足以誅留王之徒  
于身後而一雪虞淵之恨矣嗚呼吾家兄弟其又何以  
報君春圃二女未嫁芍庭精選士族以配之不以世俗  
之門戶動其心也蓋芍庭于其高曾之規矩可謂能慎  
守之者矣予為嶺外之遊芍庭郵筒迢遞念予良苦及  
予扶病而歸芍庭聞之大喜亟來過予見予病之甚也  
則憂徘徊床箒間予見芍庭之亦有病容也曰君休矣  
其姑歸而養疴待少間而視我芍庭歸遂病不能復起  
綿延數旬病篤高咄曰吾竟不能更向雙韭山房一



問訊也嗟乎苟庭卒從此城東踪跡殆將濶絕而錢氏之澤自此而斬矣苟庭諱中盛字又起提學清谿先生之孫東廬先生之子也太學生娶倪氏生于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乾隆某年月日春秋七十有三所著有小集一卷予所論定者葬于東廬先生之墓旁其誄曰數典而忘祖昔人所疾乃敬承之定克昌厥後

陳卜年志

同里萬徵君管村之在史館也性鯁直不肯徇所干請其時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史館諸總裁未減其先人之傳而管村適主崇禎長編力格之坐是出知五河縣史館恨之不已又令大吏以事致其罪論死

獄急管村之子承勳前往救父時陝中開贖例管村之故人囊金五千以典承勳管村得贖免死而承勳年少陝中吏胥欺之雖報額五千侵蝕其半未之上也管村歸而陝撫移咨浙撫追贖金之未足者承勳大窘計無所出承勳之友陳卜年奮然曰達道有五而君臣父子居其二今管村有君臣之厄承勳有父子之厄徒以無朋友大倫且俱減吾當偕之行然卜年亦貧甚麻鞋布襪即日束裝挾承勳去又以盜畫喪其裝沿途乞食于所知者得至陝中又入京再告急于管村之故人皆義卜年所為復得金三千卒事而歸方卜年在途承勳有過輒流涕而扑之曰汝父當厄汝敢若是然所以護



其寒暑飢渴者不翅如嬰兒大理鄉陳公汝成素不識  
卜年以其從弟汝登得知其事曰今世有此人乎時大  
理方知漳浦招之厚贈賄焉且廣為之延譽于所知卜  
年在漳浦得見石齋先生諸遺書大喜益自奮講求王  
佐之學乃未几以病卒得年四十有六君子惜之卜年  
諱坊世為浙之寧波府鄞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  
儒生業其家卜年為人慷慨磊落負俠骨早視儕輩家  
無十畝之田晨炊不繼夷然不以為意先君嘗曰吾讀  
前史心愛東西京人物重然諾荆生死朋友急難何其  
厚也至唐而已衰川柳易播之事僅而見之今乃遇之  
卜年維然卜年以祭酒布衣死牖下教名安得立行將  
派、與無聞者其可傷矣予聞先君之言為之凄然會  
卜年族弟世培以其志請予欣然答之方卜年扶承勲  
去兩家婦孺皆無所得糧甚為之繼金繼庾傾十畝所  
入以供之者即陳君汝登也亦俠士不媿于卜年者卜  
年娶某氏一子夭死遂無後嗚呼此又天道無知之說  
所不能不令人長喟者也

### 李次行墓版文

次行姓李氏名世法字甘谷鄞人也鄞之砌街李氏為  
世胄而尤以風雅擅其家自賓父子年譜老後封苦先  
生大之已而昭武先生繼起其兄弟如內火戒菴諸老  
皆迭主齋盟而杲堂先生集其成次行為杲堂先生之



孫東門先生之仲子東門子詩別為一家不甚墨守果  
堂之傳次行亦由東門入手以性靈從事于苦吟吾鄉  
世胄子弟百年以來日衰替不能守其先代之風流而  
次行獨持其舊德克守高曾人之規矩花晨月夕必與  
吾輩相流連時時序其先人之文獻以毋忘明德故予  
于通家兄弟中獨善次行次行乃善病有子已冠而死  
是後不復舉快快失志其病數年一作每作必費參朮  
至千金故次行田園本豐贍及大病者三而家遂落方  
欲開雕果堂先生未出之遺書以力絀未及而次行死  
矣嗚呼次行死吾通家兄弟中無復雙柑斗酒之歡而  
果堂東門之門庭一旦掃地其可哀也孺人張氏韞山  
先生之女也先卒葬于東門墓旁其銘曰  
果堂于勤詩人所宗百世不泯以報其功東門配之亦  
復克世界于次行一絃所繫而今又死表冶蕩然祇應  
他日耐享詩壇

范冲一穿中柱文

冲一生而患生十五補諸生願自視甚高于世人無當  
其意者其初未見也予頗思所以裁量之冲一知予意  
遽折節益矢力于古學良以厲其友致意于予若惟恐  
不相梯接者予亟延之則其學已大進而容貌詞氣退  
然非復前者之比自是昕夕至予家相討論角上師友  
源流自昔甲子吳越年來耆老凋喪無復高曾之規矩



經史溝澮俱成斷港間有習為聲韻者亦不過街譚巷  
語之伎而其中索然無有而妄相夸大其餘則奉場屋  
之文為鴻寶展轉相師一望茅蕪封已自足要皆原伯  
魯家弟子也冲一求友于里中城東小江里盧生配京  
年長于冲一七八歲其資品相伯仲二人相與淬厲得  
一書則更迭讀之間有所疑則折衷于冲一學統之分合  
經術之醇濁史案之異同文章之盛衰正變無不了了  
配京精捍冲一濟之以鎮密皆五行並下一日可盡數  
卷里中之書不足供其漁獵則請冲一借書于淮東馬氏  
小玲瓏山館浙西趙氏小山堂窮年兀兀以冲一可見通  
家子弟角上最乏材若江淮後起之秀不少奇特然嗜

學之深罕有足與冲一二人抗手者方私心竊喜以為角  
上先正寔佑啟之以振粉社之積衰即冲一之老病荒落  
亦或得乞靈焉以邀將伯之助而豈意冲一去年甫二十  
有三一病而死惟冲一素有憂于冲一者以冲一之年如  
出水芙蓉耳而其所為詩時有敗葦枯楊之感冲一初  
戒之曰是不祥之徵也當痛改之冲一然冲一言而不能  
自克間嘗科頭而坐視其髮種然秃翁也益危之然  
謂其竟不及五稔也今年之春  
翠華南幸冲一力疾迎于吳下冲一亦至杭見冲一客血之  
厲也愀然曰方今東南文獻之寄在先生而此年稍覺  
就衰願深自調護勿過勞以傷生時杭董浦方以漢書



疏證令予覆審冲一每見余所論定以為在劉原父吳  
斗南之上及送

駕于吳下冲一別予河干黯然東返嗚呼冲一方憂予  
之死而反以身後之文累予河干握手遂成永訣祝予  
之嗟能無長慟古人之負高材而不壽者多矣以冲一  
較之其殆王逢原之流亞邪歎夫輩未能逮也王邢雖  
天幸賴有力者之口以傳冲一之死誰其傳之者冲一  
尤篤于友朋之誼殷勤急難不惜竭力以濟人天假之  
年豈非有用之才予自邗上歸過哭之其父哭于堂其  
母哭于戶內慘然欲絕而配京亦流涕向予有隻輪孤  
翼之惧嗚呼孰謂斯人短折若此冲一姓范氏名鵬一

字冬齋世為鄆之白檀里人五世祖億暨高伯祖洪震  
皆以孝子旌曾祖某祖某父某諸生娶孫氏先冲一卒  
從子以再從子某為後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  
某月某日葬于某鄉之某原冲一從予求樓宣獻公集  
開慶四明志暨宛窳讀史方輿紀要諸書者久矣今年  
始從小玲瓏山館攜致之而冲一已先卒矣因令配京  
陳書櫬前以酌之更為之銘其幽其詞曰

二惠毓爽差慰寂寥又弱一个令我魂消念茲草堂君  
所橫經歲晏歸來無君履教將行萬里出門折軸豈祇  
雙親為君痛哭

非兒埋銘



兒初名昭德字晁齋其後改名樹德字昭子病肺困甚  
欲予為改字予為暑曰謝即又字之曰小韭又曰松憲  
先宗伯公之別業也兒頗喜雕鐫畢猶強自支厲取花  
箋試之未及十日而歿先君自七十後望孫眼穿不可  
得為予誦柳州之文以志痛張孺人既不育曹孺人歸  
我游遭大故又五年始舉兒預生而大病僅而得生乃  
予妾意兒必永年者兒之生也城東錢氏去予家且十  
里未之知也忽聞影堂中有言者謝山得子可喜二池  
兄弟登影堂跡其人無有也誠甚趨至予家而兒已生  
相嘆異以為殆忠介之神告之及病既愈終苦清弱而星  
命家謂兒五行皆合格不害六歲就傳予以其孱也不

甚加督責兒亦以是怙愛稍自寬假然其嗜好不失為  
王謝家兒本色研必以端谿印石必以乳花墨必以方  
程猶喜言史學聽之津津然所從為范冲一張瑤暉黃  
回瀾皆予通家待兒不以羣弟子之禮然兒于函丈間  
恭謹甚其周旋長者旁無失禮儼然成人也而猶藹然  
于孝弟之良嘗隨予為張孺人展墓徘徊松楸間予戲  
問之曰汝誰也對曰兒母也予曰非也兒正色曰是何  
言與爺調兒耳予為之瞿然予家自先侍御公至今二  
十四世譜系散亂兒手錄一帙能言其昭穆襍試之無  
誤者苟遇蒸嘗能細詢禮之曲折而強記之故予頗以  
兒篤于根本謂其必有成立而豈意其勵及中殤也兒



甚畏予每譙呵之則長跪不命之起不敢起然心之予  
之愛之常有問之者曰家中愛汝者誰也得非曹孺人  
乎兒搖首曰非也夫愛我者非罷：莫與歸矣罷：者  
閔東人呼其父之稱也既逾十歲益漸近老成尤深于  
愛敬予在嶺外病幾死以書告曹孺人兒之為旁皇流  
涕不下咽及予歸兒蕉萃之狀強作笑語而私謂曹孺  
人曰爺方意一至于此自是以還予病日甚去冬尤劇  
兒日侍床箦間宛轉勸加餐予心怜之自念生死天定  
所難割者兒年少未能自支殊耿耿耳兒頗解意每作  
舞以慰予而退有淚痕乃是時兒已得肺疾且若瘡治  
之不效入春而甚苦氣逆不能卧長夜危坐然燈下不

廢繙書時令侍者抄吳禮部國策注而手校之以自消  
遣甚倦則伏于枕上予自秋來苦耳聾至是終夜必披  
衣起呼之兒亦若瘡大瘡作答猶恐予之不聞輒連作  
點首予問以疾狀兒強令侍者告予曰稍可矣其寔兒  
諱其困而不使予知也兒聞醫家言大進紫團參或可  
活而憂予之力不給也私謂曹孺人曰爺憊矣猶足辨  
否曹孺人制淚取參示之曰兒勿憂參尚有餘也兒曰  
果爾當與二人共之將立夏之先二日醫家言其不起  
兒尚向予索高安朱氏所定孝經以其兼備古今文刊  
誤諸本也又索西洋黃玻璃波巴菴瓶予皆予之及晨  
呼侍者為具湯沐畢而逝嗚呼予之為僂民也不能慰



先君子生前并不能慰之于死後桓窳墓道且去六十里兒之泣予展墓者再耳今年兒在病中垂涕深以不能隨予祭掃為恨是皆由余之罪戾上下鬼神之怒以至此也兒生于乾隆癸亥年五月十三日逝于山亥三月二十四日得年一十有三葬于張孺人墓旁凡兒所業經史國籍碑版以及玩好之屬皆以殉其葬銘曰玉樹凋殘香蘭夭折厥咎誰歸阿翁之孽暮雨綿綿杜鵑泣血

鮎埼亭集卷二十三

碑銘

賀公逸老堂碑銘

唐祕書監賀公有故跡在鄞城西湖宋紹興中莫尚書將建祠以祀之其自故制使築而後累經修治合食以太白尋上及黃公已而卒專祀祕監舊碑載之詳矣祠址元時廢為驛館遷祠于驛東明人改遷于驛西乃里人唐氏居其中有雙柏蓋洪武以來之物黛色参天為遊人所愛玩湖上之佳勝也祕監籍里會稽人爭之久矣會稽所據者新舊兩唐書吾鄉所據者不但李杜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公之詩而以莫氏之碑會稽所據者遺墓吾鄉所據者  
故居其將何以盾之子考祕監先世本居會稽吳志賀  
齊列傳謂浙東賀氏本姓慶氏以避漢諱改而賀方回  
詳其原委謂由慶湖得姓然考慶氏乃儀禮先師慶普  
之裔沛人而遷越是不以會稽之慶湖得姓也但其為  
會稽之望姓則已七百餘年自六朝至唐學士大夫雖  
遷居必著舊籍晉隋諸史無不然者劉煦宋初系祕監  
以永興蓋以此也祕監之生則于甬上寔在城南馬湖  
有村曰賀家灣有池曰洗馬以祕監族祖德仁得名馬  
湖稍北為響巖祕監釣臺在焉有澤曰高尚莫將之定  
祕監以鄞產蓋以此也祕監晚年復居會稽則剡川既  
賜之後以周官湖為放生池以千秋觀為道場故其嗣  
子曾子即以貳郡侍養而墓亦在焉徐涓之列祕監于  
會稽寓公蓋以此也然則無所事于紛爭如後人輩之  
嘵嘵也雖然祕監之至今蓋千餘歲矣而能使浙東之  
人互引以為前輩惟恐失之則其風流可想見也祕監  
之在朝未嘗得有所見而唐人道之者無不極其推尊  
攷之于史不過頽然自放清狂而已斯蓋其跡也而非  
其中之所蘊祕監之神明史未之能傳也祠自康熙之  
季傾落日甚且二十年予自京師歸為重新之更擬于  
城南釣臺之上築一祠焉乃簷是碑而系以銘其辭曰  
斯人爽氣世所尊故宅荷花尚有存中洲之水清且淪



雙魚酒熟香滿尊生為游仙死為神越人爭公亦已勤  
蕭然毛生猶諄諄得拙賢哲空紛綸我叅羣籍綜舊聞  
侑公吳語倘不嗔

其中遐追山二廟碑

歐陽公以五代少全節之士深為嘆恨推原其故謂自  
白馬清流之禍士氣喪而人心壞吾以為是時天下崩  
裂文獻脫落蓋亦或有其人而世竟泯然無之知者如  
唐自司空叡韓偓梁震羅隱而外尚有如許儒之不屈  
于梁王居叢之不屈于吳朱葆光顏莞李濤之不屈于  
楚孫卻之不屈于吳越黃岳之不屈于閩張鴻梁吳之  
不屈于漢皆不媿為唐之貞士而史臣失載嘗欲合為

一卷以補歐公之憾且以閩漢之短祚而劉昌嗣者完名  
衡嶽之下志士之待表章者可勝既乎蓋天地間之正  
氣一日或息則人道亦幾乎絕故維荆榛蕭艾彌望之  
中而必有一二芳草生乎其間以措拄之然其得傳與  
否則又必視其人之天幸為何如吾鄉慈谿縣東之三  
十里有遐追山東西兩峯對峙其上各有廟歲月既久  
蒼艸白鼠縱橫出沒于楹角雖山中人亦莫能言神之  
本末考明成化楊氏府志引宋乾道張氏菑經曰五代  
未有艷侍郎約相錢氏宋初勸以納土胡毅劉叢皆  
言不可錢氏計定胡劉遊竄海上錢氏使人追之不及  
遂隱是山中終老其時錢氏以詩懷之曰東遐追兮西



遐追鮑約何如罷釣歸海上人廟祀之吾于是知是山  
所以得名蓋因茲二人之故張氏圃經今猶有存而殘  
斷不完猶幸楊志之載之願同時南山黃氏作志則竟  
以為祀鮑約悞矣夫以東西二廟觀之其為胡劉無疑  
一也鮑約策已行何須遊竄二也胡劉高節應為名神  
三也黃氏蓋錯會錢王詩中語耳嗟乎真人出而天下  
同偏安下國不得聽命者勢也而事各為其主耿耿  
焉欲為吾君保宗社之思皇天后土寔鑒臨之雖興王  
不得而強也故論者比之夸父之逐日錢氏歸朝而後  
其子弟彬彬焉記其國事以備東觀之采獨二人之姓  
氏不豫焉豈格于媿諱而去之典又何惑乎路振諸人  
之闕如也星移物換吾里社中亦罕有識寓公之高節  
而移而屬之識時務之人僅僅乎空谷荒祠追逝而得  
之其亦怖矣

景迂先生船場祠堂碑銘

景迂先生以大觀之庚寅謫居甬上船場其後七十餘  
年而監官王季和為立祠歲久居人呼之曰濱江侯廟  
莫知其何以有此稱也其名不經予乃易其額而重題  
之是祠也放翁之記備矣先生經學奧衍不肯苟同箋  
疏自成一家誠如放翁所言願其謂諸經皆成于甬上  
則未然蓋先生經說皆早出其晚年易元星紀譜則  
在舡場先生最師法溫公故取其太元歷及康節太元



準易圖合而譜之謂楊氏以首準卦皆有星侯為之机括非出私意因歷辨諸家談死之失亦奇作也先生自跋其尾曰今年始見剛說明州令人意氣自倍蓋先生當百折之餘風節增峻若此固非窮愁著書者所可比也當是時角上經學尚未盛先生首以正學之傳博聞精詣倡教于此于是陳文介公有諸經而王茂剛以處士善說易彬彬興起其有功于吾鄉為甚侈抑先生之在舡場也所有江上晚望獨坐之作自幸老得江山之樂至此之陶隱居之受五戒白蟹青蝦之戀既去而思桃花渡者不置水仙木犀時形歌咏呂忠公大愚謂其妙句直追驚鴻其慘于吾鄉如此數百年以來陂塘楊

柳雖不可復而殘霞新月騎鯨跨鯉之踪隨潮去與潮回無惑乎其靈爽至今尚赫然也是以明時祠址嘗遭大火神夢先呈而遺容豫徒是其微已然先生之對漕使嘗有無舡無木之誚則想見當日之場務蕭然無有故得布吞父分衣列美其暇則終日一杯哦詩于超然亭畔而已今則海舶大通百材交至商人匠氏旁午祠前西風塵起吾恐先生有知殆將掩面而不暇非所以安清襟也乃語祝史使樹藩于祠前勿使過者得擅入焉時洒掃而修治之庶使遺躅清通年運而往不至穰種滿袖有如忠公所歎者爰續為之碑而系以銘其詞曰



甬之東兮赤水平桃花放兮春浪橫故有陰兮江汀彈  
瑤柱兮玉笋去今七百載而遙兮如聞其教芒屨去兮  
旅恨生思寓齋兮心忤：薦楸漿兮一觥誰為訪遺址  
兮復故亭雲之車兮來馨

陳忠肅公祠堂碑銘

四明之牧守其得祠祀者甚多而宋陳忠肅公嘗倅是  
州獨無祠忠肅著尊堯集于合浦以闢新學尚不憚意  
迨著之四明始以為無憾則四明宜有祠忠肅之為倅  
居南湖之南藍而西湖十洲題咏最多則湖上尤宜有  
祠自予年二十即欲援城東舡場祀晁公之例以祀忠  
肅力弗能也乃于逸老堂之東得一小廳以祀之南藍

者即南湖延慶講寺所稱十六觀者也碧波綠野遊人  
以為城中招提之冠而忠肅來僑寓焉史越公言是時  
忠肅窮其裘葛不足蔽體簞瓢不足充口而溫然盛德  
之容了無含愠設笑舒愉幽居甚樂吾讀忠肅十洲諸  
作則越公之言信然嗚呼是所謂大丈夫者耶其以周  
大夫錡合祀何也曰忠肅之居湖上以周氏也初忠肅  
喪偶京師之名人爭欲與婚而忠肅意皆不屬陸陶山  
猶憐：忠肅辭之大夫固忠肅同年方為戶曹忠肅以  
其舉家好善特求其妹于家訊中詳叙其事而朱子嘗  
為之跋蓋大夫為范文正公外孫自少即荷忠宣右丞  
待制三舅氏之教而其初娶也婦翁為胡右丞宗愈其



再娶之婦翁為王學士觀胡氏之寮壻則鄧考功忠臣  
反端禮門立碑范氏則忠宣兄弟三人及忠宣子正平  
寔為黨叢若湖若王皆其眉目而大夫與考功並豫焉  
忠肅則以尊堯之作為党魁而其妹婿西山先生李深  
亦豫焉古今來之親表固多氣類相近者然求其珠連  
璧合若此不可得蓋元祐党人中一佳話也楊文元公  
作葉元吉志以忠肅嘗壻葉氏為其門闈之榮况有如  
周氏者哉大夫世居西湖其歸田也竹輿野榜徜徉十  
洲而忠肅適至故館之南藍相與悲憤極論為痛哭為  
流涕為太息而尊堯集出則夫南藍之有是祠是祠之  
配以大夫詎非文獻之適合而典禮之尤宜者耶蔣中

奉璿兄弟則忠肅弟子也亦于禮應得祔者陳文介公  
之子于忠肅同難見宋史亦應祀嗚呼方新經之行吾  
鄉莫有治其學者忠肅尊堯之功為多更為之歌辭曰  
忠肅生平荆舒是懲得力之筆歸吾四明亦有門舊合  
食崢嶸如聞抵掌共嘗新經

碧谿魏文節公祠堂碑銘

四明東洞天七十二峯之水其自樟村而下曰桓谿即  
所謂大谿者也桓谿而下曰光谿即所謂小谿者也光  
谿之支其自石白山而下曰碧溪石白山光空靈蕭瑟  
南接杖錫千峯之秀西度建輿一帶其水清越無際瀏  
覽之餘渺然有遺世之想是為宋丞相魏文節公之居



文節本家焦山以受經于趙公庇民來鄞定居谿上既  
退休東閣之客最多若張武子王季羸之詩葛天民之  
恠榮張甫之俠無所不集谿上風流于斯為盛其園亭  
之勝一十有八曰夢庵曰勤齋曰妙用寮曰玉照池曰  
山房曰喜之老堂曰禪窟曰宴嘿居曰隱仙岩曰月林  
曰碧谿菴曰衆香堂曰駐屐曰積翠屏曰霞外觀曰澄  
漪曰醉宜徑曰聽松樓當時酬唱極多至今如史直翁  
鄭集峯中尚有存者又有野庵分咏詩卷人代景更志  
乘脫落微文微獻漸以無稽遊人過之一望林薄纍纍  
然墟墓橫陳芋區水疇錯綜襍遯間執田夫野老問以  
十八景故址莫能知其一二獨碧谿菴尚數椽頽落不

堪菴僧出迎叩其為誰氏之遺亦不知也嗚呼是亦掌故  
之羞也已文節于孝皇時最稱重臣其使金不屈卒正  
國書以用敵體功尤大秉鈞西府惜乎未竟其用詳見  
宋史及投閒谿上絕口不道時事飄然人外宏獎風流  
不特吾鄉十八宰執之傑也于今後裔即衰落而故跡  
猶無恙詎可委之忽然乎乃典谿上諸耆老議改是菴  
之前楹為文節祠仍以僧守之使魏氏之子孫歲來致  
祭且薄為置田以贍其祀雖鄭公之宅不存是亦五畝  
之遺也既為碑更系之以詩詩曰

十八景兮邱墟山房集兮鮑蠹魚撫平泉兮啼嗑幸佛  
燈兮未息對谿流兮澄碧撫完兮思舊德相君之神



兮來遊駭驚兮駕蚪喜清景兮長留汲瀑泉兮致薦存  
辨香兮一綫湖風流兮猶緬

之蓋大愚呂忠公祠堂碑文

忠公司庾吾鄉其至以淳熙壬寅去以丁未凡六年時  
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于碧址沈端憲公講于竹洲  
絜齋則講于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公以官遊出  
忠公之來其于諸講院無日不會也甬上學者遂以忠  
公代文靖亦稱為四先生而滕德粹為鄞尉朱文公語  
之曰彼中有楊素沈呂可與語也蓋忠公之于吾鄉諸  
先生同道合德有如此忠公之官為司庾故不得有所  
設施但傳其屏去倉中淫祀一事深寧志之四明七觀

而是時正甬上奎婁尤聚正學大昌忠公以明招山中  
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左右其間其功無所見于官守而  
見之講學忠公之集雖不傳然猶散見于永樂大典中  
予欲抄其與諸先生論學之文而未得願讀忠公吾鄉  
之詩吊景迂之祠式清敏之里求了翁寓齋之遺想見  
其一往情深乃自元迄明以至于今竟無有以谿毛為  
及忠公者是則甬上文獻之衰可為長太息者矣禮于  
釋奠之制必求之其鄉之先師不然者則有合也有合  
者謂其鄉無足以當先師之享則合之他鄉之近而可  
溯者今甬上之先師楊素舒沈其人可謂盛矣而愚謂  
當以忠公合之以其同時講學于鄞久並列于先師之



座無歎也忠公之子喬年端憲壻也亦賢者能守家學  
應得從祀于是諸生議于四先生之東別築忠公祠堂  
而乞予志其事于石

蔣金紫園廟碑

城南競渡湖之支流為小湖其西為竹湖有廟焉蓋宋  
金紫光祿大夫蔣公浚明之園神而後遂以為里社之  
祀故其巷曰蔣金紫巷其水曰蔣家帶其橋曰蔣家橋  
其東有坊曰連焦亦蔣氏物也吾鄉里社之神多出自  
前代巨室之甲第園亭歲久遂享居民之祀如握蘭芳  
廟以趙公善相第中所奉坊神寶奎廟以史公守之宸  
奎閣中之閣神梅園廟以樓氏園中梅麓之園神蓋不

可指屈也昆明歷劫文獻脫落遂有妄傳而蔣園訛而  
為茹園以字相近也茹園又訛而為爻園以音相同也蓋  
自南山東沙二志去古未遠已有此失于是橋名改為  
爻家橋而廟名則曰茹園廟不知吾里中之世家自宋  
以來歷然可考並無茹氏爻氏猶幸蔣金紫巷蔣家帶  
之名未泯及自明中葉以後始稱曰聚福乾隆戊午湖  
上賢者葛君木人留心考古予為據舊聞以告之嗟夫  
故國下車喬木蒼々蔣氏之為此里重者多矣而里之  
人莫不知則前此園乘之說也蔣氏自唐代寔由天台  
來居奉化已而遷湖上金紫為豐清敏所薦士官尚書  
金部員外郎即抗疏排新法被斥將謫遠州母老清敏



力爭之而免金紫之子中奉大夫璿宣奉大夫琬最有名是時陳忠肅公來鄆金紫即遣二子事之未幾成進士忠肅為書連桂二字以表其坊中奉知江陰歸猶及與潘公良貴倡和三江亭上其詩至今存而宣奉以忤蔡京自劾去師傳家學俱為不負蓋蔣園之取重于里中者正以此不徒以踞重湖之勝也嗣是以還太學存誠為慈湖先生講學之友聞歌有省德性清明金紫少子璿之後也尚書峴以館閣重且事穆陵有弭變大功雖其少年不無物議而晚節可稱宣奉之後也將作主簿曉鴻文博學宋亡守柴桑之節杜門不出尚書之猶子也其餘登甲科列仕籍者前後相望故清容謂吾鄉士

族之最先者有四而蔣氏居其一有三徑睽珠集有續

三徑睽珠集也世志幽之文畫出巨公之手則當日園

中遇從之盛可想見也然蔣氏先籍奉化其科目之貴

守而不易故圖乘亦皆列之奉化而莫知其為湖上之

望予讀慈湖所作太學墓志及清容所作墓志乃知蔣

氏于湖上為世居是以其坊其巷其園咸在焉園之築

蓋在金紫歸田之後故舒信道嬾堂集中已有詩或以

為始于特作誤也湖上之甲第園亭如趙侍郎之水閣

高使君之竹塋陳少師棲輅院諸家當時孰不連薨接

瓦去天尺五今皆漸滅殆盡獨蔣氏尚存一椽歸然如

魯靈光無恙七百年之舊德寔鑒臨之其可以繫視哉



而柰何又移之于不知誰何之氏也木人曰善明年當重新是廟為子曷為文以記之以表章昔賢之遺予以為明德之金紫里中之典型也古人制禮必求其所自以不忘其始苟于廟中為別室以祀金紫亦禮意之不可闕者更數百世而遙無復訛傳之患矣抑是禮也推而行之詎止蔣園廟為然哉因即詮次其語復之

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銘

少時過天一閣范氏得見袁尚質公所刻先進士忠義錄其中有蔣教授景高所作傳較詳于舊志及自京師歸來是書于范氏則無有矣近忽從董氏得之驚喜嗚呼袁公之死蓋見賣于趙孟傳謝昌元而清容作志不

立公傳初意以為五代史闕韓通之例出于嫌諱歐公且然亦何怪乎清容既而見其為趙謝二降皆有佳傳乃知其党于降元之徒也蓋清容之父處州亦降元故清容之紀先友也凡降元者皆勿稱之而且作哀幽蘭操以吊崖山降將吳浚可謂失其本心之言也已夫降元者不立傳或有可原降元者反傳之豈非党哉其所作詩接陶潛而稱嵇紹亦可歎矣著書而以顛倒是非為事將謂隻手可以障天耶吾讀清容之文未嘗不受其才而心竊薄之載考黃簽事南山集謂清容于公有通譜不遂之讐林學士網齋疑之考角上三袁氏鼎足並或不必求依附南山之說未必然也予觀宋之將亡四



明以賈氏摧折之餘鮮豫于軍師國邑之寄故殉難者  
寥々然亦尚有教人知臨海縣孫璫前侍郎願賢子去  
官奉母道梗蹈難而死憲司知事楊恕不食教日自沉  
菱塘詩人黃甫明子佯狂賦詩投海茲教人者皆不得  
見于清容志中孫臨海補傳于至正志楊知事補傳于  
成化志黃甫見于谷音又有林澤者字監叔一字梅逸  
詩人也著有瓦釜雷鳴集十卷和陶詩一卷喜邱人急  
嘗築惠生道院施人為元帥之室以祖父墓在青山去  
城一舍往守之游騎至執脅之大罵不屈而死其子公  
輔痛父死節委家子弟為道士守父墓以終身此事忘  
之書而豐大乎存芳以清敏商一門十八人同死見于

縉雲世譜丹心碧血懂而不泯其亦危矣是豈皆有通  
譜之仇而歿之歟抑亦醜正有素而自托于為親諱也  
嗚呼千古之清議夫豈一時之紀載所能持其愚甚矣  
吾湖上有廣福寺即北宋壽聖院也旧為公祠蓋袁氏  
自高祖尚書公子誠有二女嘗施田三頃餘于寺以贖  
放生道場故寺僧世奉袁氏為檀越而公祠亦建焉明  
初柳莊太常以佐命起祠祀中振張尚書東沙據寺為  
宅始遷祠于城西至天啟中而有司以河房之稅為公  
設祭又百年而予始為之碑且附之忠義錄後其銘曰  
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祭死不作褚淵生誰為袁祭傳沈  
約沉吟額有汗



觀察半湖陳公祠堂第二碑銘

半湖陳公諱槐鄞人以宏治乙丑進士累官湖廣按察副使家居鷺脰湖上嘗力為湖民請減租湖民德之立祠祀焉予謂公有大功于明當享廟食于國者不屬區區湖田之遺愛也即世之稱功者亦但以其勤王之舉而豈知其當食報者正不止此公之以寧藩獻俘也武宗方留南京命浙直進地圖常州之惠山蘇之太湖虎邱徽之黃山杭之西湖紹興之蘭亭寧之普陀皆將行幸焉是蓋江彬輩導之以其沿途索賄計也公從容謂張永曰傳聞聖躬已達初而此曹戒行未已六龍輕馳無乃危乎永瞿然曰公言及此國之幸也乃亟以告劉

夫人始決計還京不然將寧藩之禍甫息而昂湖在道江彬之還幾有不可知者雖有明宗社之靈寔陰相公之言預扈從諸大臣媿入地矣已而武宗抵京晏駕楊閣學石齋欲留四外家邊兵彈壓皇城部議亦將從之張永以問公公曰是皆江彬羽翼也速驅之尚恐後而反置之卧榻之旁乎永乃據白太后令速回邊衛石齋聞而亦悟即日遣之越五日而擒彬矣向使邊兵不去擒彬之日豈能帖然安靜無事即令驅除而反掌而要不能無所夷傷嗚呼是皆所謂社稷之功也古之鈞輔大臣有行之者亦足勒石旂常世享茅土而公以奉使遠臣借莽前箸措天下以泰山之安不必功名之歸已



不亦偉典而惜乎明之不竟其用也初公之由武昌移  
撫州也力為撫軍孫公言寧藩恣威勵而陵大臣當豫  
為之謀孫公報以八月中出巡應相見密計不料其不  
逮八月也公又請令各府選兵會操巡道許公行之不  
密寧藩覺而過之曲突徙薪公之所防早矣既事裂公  
以素有儲備即起兵前哨至城已下統兵官皆儒將無  
紀律城中烟火赫然將軍中尉之府均所不免公亟斬  
部下前哨遠禁者七人始戢故公勤王戰功雖亞于伍  
戴諸公然其保護生靈則第一也王公迎駕以公從張  
永要之于路宣旨索俘公謂當予之而輕騎朝行在費  
閣學鵞湖亦然之王公不聽于是張忠輩之潛行而王  
公卒不能獻俘公料事之精如此公既畫策以遣邊兵  
楊閣學偉之乃屬公草遺詔事宜公具十事以進其中  
有連勳衛及中宮者石齋不能用而御史楊材以公舊  
吏有怨遂誣劾之桂閣臣從中主之公角中歸第口不  
言功其卒也遺田三十餘畝而已雍正甲辰予拜謁崇  
德祠下讀東沙尚書碑其于湖田之事備矣而大者有  
未及陳氏裔孫環祠而居以公之半湖日錄示予并乞  
第二碑文其銘曰

昔明中葉吳淠不戢江楚岌岌使君出守綢繆戶牖脩  
尾茶口鞠旅勤王遏茲暴戾其功洋洋穆滿志荒扶病  
以狂誰促歸裝逆奄負乘待衅而逞誰制死命滿朝大



臣緘口不問乃賴使君不動葭色廟謨以植奠安磐石  
功高受謗來歸湖上浮雲得喪句餘粉杜重征曷謝息  
肩是藉湖氏報公代鼓攷鍾世世弗慵嗟哉偉烈宜銘  
石室胡然遺佚西郭之陽山高水長神旂央央英爽猶  
存祐茲湖民并其耳孫重曰  
有安社稷臣置之疎逖匪徒遠之又從下之石誰秉國  
鈞可為太息

象山姜忠肅公祠堂碑文

姜忠肅公何以有祠于象山也曰忠肅四子長圻明經  
其後仕江東知象山縣者也次埰進士禮科給事中其  
後江東名為兵部侍郎者也次垓進士行人其後仕江

東為考功郎者也次坡則諸生同殉癸未之難其後贈  
翰林院待詔者也萊陽之失守也忠肅死之而侍郎  
方以二十四氣之疏思宗震怒下詔獄且不惻考功具  
疏請暫釋兄罪使得奔喪不許請代入獄暫釋兄奔喪  
又不許及為忠肅請贈謚祠祀亦不報考功計無復之  
泣血東歸方城被 姜氏惟長公被重創得不死遺積  
骸中負其父尸而逃至是始入京省獄事甲申侍郎奉  
遣戍之命乃得暫還遽有三月十九日之變哭父畢踉  
蹌下南都禮臣方議追卹諸臣忠肅得贈光祿寺卿賜  
謚立祠萊陽以待詔配姜氏婦女之同殉難者皆得祔  
于祠之別室而萊陽道梗南都亦沒畫江之舉姜氏兄



弟避兵天台侍郎再被手詔專使敦促知事不可為竟  
不起考功應召奉豫江上軍政入掌銓事方安國惡之  
欲殺之遂以奉使出而長公方令象山故禮臣議權為  
忠肅立祠于其境內賜祭特遣大理寺右評事王家勤  
涖事侍郎考功皆來祠下諸遺民多陪祭北向慟哭事  
在丙戌四月中不逾時而越中又亡先太常公詩有云  
鬼亦無鄉可受邱人從萬死得偷存蓋謂此也象山為  
令時涖陽陽信二王皆駐節焉時江上亂兵蠶起邊人  
即殺二王亦喘：民居尤不聊生象山上奉藩府捍其  
牧圍下撫罷祇有如父子宛轉周旋諸悍將間雖忽：  
甫一歲而心血盡矣世事既去解組閒行形神俱索僅

得抵萊陽竟以不起則已丑歲也諸遺民以其甘棠之  
蔭為私附之于祠嗚呼甚矣思陵之懷也侍郎即有罪  
其父能以一門報國似亦可以贖之即不足以贖之亦  
不應并其父之卹典而格之何其忍也迨其銅駝已沒  
始邀一命于荒朝不亦悲夫百年以來文獻且盡而象  
山尤遠在海隅先賢祠宇零落無復存者願忠肅祠得  
幸存然後生晚輩莫知其建置之詳近且為廣文之寓  
寮而姜氏裔遠隔吳下亦莫知江東之有先祠也予乃  
以告象山諸君子議為重修之而并配侍郎考功之祠  
以二公皆嘗有寓公之愛也又以告姜氏後人之居吳  
下者使來存省且告之曰今吳下固有忠肅公祠撫軍



高邱宋公所立也海隅之荒僻不敢望吳下宮牆之盛  
然而攷禮典于敗亡之餘固依然先朝之所勅賜也吾  
謂忠肅父子魂魄應當戀此又况象山之効命危疆賈  
志以死其大節不愧于家門而後人亦鮮知之者常熟  
錢謙益志忠肅事謂思陵之世已贈光祿子任于此殆  
欲諱其卹典之出于報王而不知其誣妄蕭山毛奇齡  
撰吳下祠堂記乃言長公于癸未圍城下被創不久即  
死其謬益甚矣是不可不表而出之且為之銘其詞曰  
橫流在辰尚從忠節東齋殊天寄食東越羈鬼承恩遊  
魄泣血孤臣孤兒墨衰在列水在地中諒無不之而况  
王命堂之在斯此數椽者漢鼎所支我譜神絃兼志去思

結埼亭集卷二十四

鄞 全祖望 一 紹衣

碑銘

明太保倪文正公祠堂碑銘

尚書贈太保倪文正公本上虞人而居會稽今有司致  
祀皆就近蒞事于會稽而上虞反闕焉然會稽亦未嘗  
有特祀乾隆戊辰知府揚人杜君謂當建祠于上虞而  
苦經費無所出時予方主越中講席語君以上虞故有  
書院何不即其中重新兩楹以祀公古之釋奠必于其  
國之先師公豈非上虞之先師也于是甚合禮意杜君  
曰善因捐俸鳩工特具粟主以入祠而屬予銘之因國



之季天下所稱大儒叢山劉公漳海黃公而公寔參之  
叢山為公同里然其初人尚未盡知其學公與之語而  
嘆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每見學者輒語之曰勿坐  
失此大儒故年譜亦推原證人之學得公始光漳海為  
公同年其在三館最相傾倒甲申之難漳海哭之曰鴻  
寶死天下莫能宗予也夫頌叢山之學不甚合之漳海  
而公則與漳海之學相近乃其于叢山絕無間言遣其  
弟朗齋從事証人之社而長子無功受業黃氏去短集  
長不名一師斯其所以為大儒也與公之學尤遠于易  
然所傳兒易內儀尚非完書特其儀中之一種所云易  
以者也尚有易之亦成書而未出其曰以者取象傳曰

之者取變卦也然又別有目云易像云易崇云易迭云  
易知云易趨云易成云易定云易歷云易律云易見云  
易統云易序云易配一如外儀之分別者其書皆已起  
例削草而未及卒業予曾求之其家得其易之二卷手  
稿殘斷不完為之太息蓋公說易大都在理數之間天  
地門戶淺學未能窺其藩也公之直節在朝廷精忠在  
天壤不特明史書之抑且五尺之童皆能道之獨是蘋  
蘩蒹藻之祀乃在講堂所則當言者乃公之學且公之  
學即公之直節精忠所自出也諸生其能讀公之書引  
申其墜緒而得公不傳之有以見之力行者乎是則公  
之所望也若乃叢山官為提憲其清苦刻厲有衣布所



不堪者漳海亦然而公則頗極園亭臺榭之勝衣雲閣  
之風流當時所艷稱蓋公先世故膏梁尊人四歷二千  
石亦行乎其素耳試觀其立朝死國何者不同然後知  
三先生之趨一也今天下士習之汙極矣諸生遊公之  
祠予請誦公易之之說以相厲易之有云兌之朋友講  
習乾道也乾惕及夕志潛于習氣躍于講志氣交發文  
明日見是故作朋求友者天子之事也以五見二乃  
曰利見大人利見者此朋友也人有大人之德則可以  
朋友天子天子不敢亢大人而臣所受教此飛龍所以  
无悔而乾之同人即二之變也是言也自孟子以來未  
有言之如此巖巖者殆當公為講官之時乎願公之言

所以諷天子而吾引之即以勵學者夫必有大人之德  
而後可語此諸生其亦宜知所興起日夕講習自拔于  
犬馬草芥之中以雪江河日下之恥也已公之弟元瓚  
即朗齋嘗仕閩為太子賓客子會昂即無功嘗言職方  
恭漳海軍其後皆為遺民有高節應得祔祀予于公之  
主入祠既已為之迎神送神之曲至是復為之銘以復  
杜君其詞曰在昔元公晚徙廬山亦有朱子不返新安  
故鄉香火永矢勿護大儒所生足重山川始寧巖岫色  
正芒寒三菁仙草以當蘋蘩文正騎鯨來往其間諸生  
敬哉玩茲微言

子劉子祠堂配享碑



子劉子正命踰百年有祀典而無特祠大府方宜田泣  
浙以為言時予方主叢山講席謂是故子劉子學舍也  
其生前嘗自稱叢山長則祠之莫良于此且合乎古之  
祭于先師者乃重新其堂奉粟主焉祠成即諸生行釋  
菜禮因議配享諸高弟子願其弟子之見于遺書者甚  
多益殘明講學即以為教氣之藉未必皆真儒勿敢濫  
也若其後人所稱為弟子者又多不審如劉公順理熊  
公汝霖皆非受業者而濫列之乃諦定其學行之不媿  
師門者三十五人再傳弟子一人或反不甚為世所知  
者乃甫三月而予去先是宜田欲予校定子劉子諸遺  
書因并撰叢山講堂小誌至是不果則竟因予之去妄

笑去其中數人者諸生以為恨請予志以石以存之乃  
仿家語弟子行之例撮其大畧為文一通存之祠中以  
志見知之統三十五人者曰海鹽吳先生麟徵字磊齋  
甲申殉難忠臣也詳見明史初磊齋未識子劉子一夕  
夢中聞其誦文信公山河破碎之句醒而訝之及見子  
劉子講學都門因問業磊齋死國諸弟子私相語曰妖  
夢得無及先生乎盍請先生志墓以禳之子劉子流涕  
曰固應及耳何禳之有不一一年難作曰順天金先生  
鉉字伯玉甲申殉難忠臣也詳見明史伯玉之學頗近  
禪宗雖累論學于子劉子不甚合也而子劉子以其人  
雅重之曰山陰祁先生彪佳字虎子乙酉殉難忠臣詳



史初氏世為巨室藏書甲浙中寓山園亭之盛甲越中  
虎子少年豪士也自從子劉子折節心性之學乙酉子  
劉子絕食會名王聘六遺臣則子劉子登虎子並豫焉  
虎子死子劉子已困不能語聞而張目領之曰海鹽彭  
先生期生字觀我丙戌贛州殉難忠臣也曰會稽章先  
生正宸字格菴詳見明史子劉子夫人之姪首從學倅  
山格菴崇尚氣節不甚講學力行者不在口說也六遺  
臣之聘格菴豫焉逃去起兵事敗行遯為僧曰潤州葉  
先生庭秀字潤山詳見明史子劉子長京兆時方為推  
官因問學丙戌官闕中至侍郎事敗為僧以憂死曰山  
陰何先生宏仁字書臺在證人講社中最深造予今求

其書未得見也丙戌以後行遯格菴然實令終而江

右魏僖志其事以為死節為也書臺以故侍御入桃源  
完節而終何必死乃足重子別有辨曰右董先生標  
馮恭定公弟子也晚官兵馬司使始從子劉子受業讀  
其問答醇如也甲申前卒以上八先生皆執弟子之禮  
而子劉子則但以朋輩待之者如蔡李通例故有趨祁  
虎子章格菴非受業者為也曰山陰陳先生堯年字敬  
伯會稽章先生明德字晉侯山陰朱先生昌祚字綿之  
服勤于子劉子最久者也敬伯居石家池在叢山右子  
劉子開講首在其塾党禍之烈也子劉子子貞孝君洵  
尚少托之敬伯曰子吾之王成也而明德為格菴羣從



白馬山房之會稽石梁弟子多異說明德闢之力綿之  
居即在叢山下其解吟軒子劉子講堂也朝夕不離杖  
履所造甚遠為比丘尼所援予傷之欲贖之歸不果書院中  
不果曰餘姚王先生業洵字士美陽明先生之宗也梨  
州黃氏嘗言子劉子開講石梁之徒三及吾門欲搖其  
說左右師席者士美立趾與予三數人則士美亦證人  
之功臣也四先生皆以甲申前卒曰海寧祝先生淵字  
開美甲申殉難義士也詳見明史開美受業歸即死  
國贈檢討曰會稽王先生毓者字立趾乙酉殉難義士  
也詳見明史贈檢討立趾先嘗學于倪文正公曰山陰  
潘先生集字子翔乙酉殉難義士也曰諸暨傅先生曰

炯字中黃丙戌殉難義士也曰武進惲先生曰初字遜  
菴嘗上書申救子劉子其風節近開美丙戌以後累至  
山陰哭祭為之行狀凡十萬言獨于子劉子所言意為  
心之所存有未然者故行狀中畧之嘗為梁洲黃氏詰  
難晚披緇頰以嗣法靈音為世所訊然其人終屬志人  
也曰西安葉先生敦良字靜遠篤行君子也嘗子謂三  
衢學者徐逸平稱楊龜山大弟子是程學徐徑畋稱湯  
晦靜大弟子是陸學而靜遠則子劉子大弟子堪為足  
既棄諸生能昌子劉子之教于里塾曰慈谿劉先生應  
期字瑞當子劉子稱其靜密丙戌後以憤死曰山陰張  
先生應鰲字真夫服勤于子劉子最久者也南都匆匆宵



人尚赫奕卽舍作承平熊子劉子署獨蕭然莫夫一人  
侍之其人篤實自修之士也在南都作中興金鑑欲上  
之不果丙戌後嘗嗣講山中曰會稽董先生瑒字无休  
故倪文正公弟子也有高行晚披緇然有托而逃稍與  
憚遜菴不同老壽手輯子劉子遺書曰山陰戴先生易  
字南枝遺民中之奇者其葬吳人徐枋事最為世所稱  
然莫知其為子劉子門人也予晚始知之乃表而出之  
曰鄞華先生是字吉甫王先生家勣字鹵一皆由敬伯  
來講堂歸而築廬山講舍以昌明子劉子之教吉甫通  
樂律鹵一精于禮卓然不與先儒苟同乙酉起兵恭江  
上事戊子二先生謀再舉不克同死之曰餘姚張先生

應暄乙酉之夏子劉子絕食應暄勸以擁諸藩起兵子  
劉子謝以事不可為曰然則是降城亦非先生死所也  
子劉子瞿然曰子言是也遽出城子遇姚江求所謂張  
先生後人莫有知者然即此一言不媿為子劉子之徒  
矣曰會稽趙先生甸字禹功少極負學甫以養親藝絕  
工時稱為趙孝子長而遊子劉子之門得其學丙戌後  
有高節隱于緇時賈畫以自給世所稱壁林高士畫者  
也晚講學偃山子劉子少讀書地也曰慈谿張先生成  
義字能信有異材丙戌後起兵不克行遜畢生不返莫  
知所終曰蕭山徐先生芳菽字薇之通兵法其論學則  
亦微於師門有轉手者曰仁和沈先生的字甸華獨行



之士曰海寧陳先生確字乾初畸士也說經尤諤諤詳見梨洲黃氏所作墓志曰山陰周先生之璿字敬可世勛籍證人之會或以敬可為右班官子弟忽之不知其苦節過人也子劉子殉節敬可負其遺書與敬孝同避兵中塗累為邏者所厄敬可流離播遷謂貞孝曰死則俱死不負吾師以生而貞孝護髮未莊敬可曰事急矣詭與貞孝披緇于興福寺事定歸家則田宅盡為人而奪遂無一廛或勸訟諸官敬可曰吾不忠不孝投死他鄉何顏再構訟于官府與惡少共對簿遂寄食于貞孝家以死無子曰諸暨陳先生洪綬字章侯其人以畫名且以酒色自晦而其中有卓然者子劉子深知之叢

山弟子玄趾與章侯最為畸士不肯帖帖就繩墨玄趾死章侯不死然其大節則未嘗有媿于玄趾故予定諸子中甚有負盛名而不得與配身而獨于章侯有取焉詳見予作所傳以上二十三先生皆卓然可傳于後者若餘姚三黃先生宗羲宗炎宗會同受業于劉子之門其所造各殊而長公梨洲最大予為作墓碑甚詳次公晦木子亦有墓表澤望則見予作所編齋集序而梨洲之徒有曰鄞萬先生斯選字公擇其父戶部郎中泰故嘗游于劉子之門公擇兄弟並從黃氏稱私泚蓋最有功于子劉子之遺書者梨洲而左右之者曰公擇純篤邃密故吾于子劉子之再傳不能遍及而獨舉公擇者以



遺書也若子劉子之子遜齋即所謂貞孝君者也則梨  
洲所作墓志備矣雖然諸高弟之死不過六十年而山  
中講堂其誰為誠意三閔之學則亦無有乎爾矣諸生  
登其堂能無汗出浹背也耶

舟山宮井碑文

舟山何以有宮蓋明亡以後監國魯王一旅居焉故自  
稱曰宮也宮之井何以傳志監國元妃陳氏死節地也  
井以宮泐宮亦以井尊也予考甲申北都之難燹廟烈  
廟二后死之其時文武殉難諸家新樂侯劉公眷屬最  
多而劉文正公馬文忠公汪文烈公陳忠愍公成金兩  
忠教公其母若妻若妾皆有死者其家居聞訃自裁則

王節愍公妻說者皆以為中宮陰教之隆致之也然是  
猶澗樂達葛之所聚舟山彈丸一區耳辛卯之役元妃  
死之其文武殉難諸家亦有若定西侯張公眷屬最多  
而閣部張公尚書李公朱公兵曹李公都閩吳公之  
家死者不一其家居聞訃自裁則給事董公妻夫孰非  
筭加大節所感召典抑何其先後相合若符節也元妃  
為吾寧之鄞縣人世居鄭丞相府大池之北其女兄歸  
于吾家僉事府君監國次于會稽張妃主宮政而妃以  
丙戌春入宮會西陵失守監國自江入海保定伯毛有  
倫扈宮眷自蛟關出期會于舟山道逢張國柱亂兵殺  
掠擁張妃去妃在副車中急令舟人鼓棹突前追兵不



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監國已入閩旁皇無所歸  
吏部尚書張肯堂遣人護之得達長垣監國見之流涕  
始進冊為元妃在海上者三年風帆浪楫莫副山河之  
容己丑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山先是張妃在會稽其  
父張國俊頗豫事元妃嘆曰是何國家是何勛戚而尚  
欲爾乎至是親族有至者悲遣之卒如大兵三道入  
海監國以蛟閩未能猝渡親率師搗松江以牽其勢蕩  
胡伯阮進居守敗死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勳  
議分兵先送宮眷然後背城一戰元妃傳諭辭曰將軍  
意良厚然礪灘鯨背之間思為奸人所賣則張妃之續  
也願得死此淨土乃止城陷元妃整簪服北向拜謝投

井而死義陽王妃杜氏宮娥張氏從焉錦衣指揮王相  
內臣劉朝共掌宮事歎曰真國母也豈可使其遺骸為  
亂兵所窺相與梟巨石填井平之即共刎其旁而死董  
戶部守諭為作宮井篇哭之乙未英義伯阮駿再下舟  
山訪得妃死狀即其井封之立碑致祭而表言于監國  
加謚貞妃丙申舟山又陷其碑被扑嗚呼天下之善惡  
一也景陽之辱高頻正法于青谿不可以為暴則舟山  
之烈雖經易代而表章不可以為嫌當妃妃未死嘗遣  
間使至中二寄書訊其女兄歷叙蛟閩之掠長垣之困  
琅琦之潰健跳之圍搯天組而待命者不知凡幾鬼火  
以當庭燎黃蘖以充葛藟猿鳴龍嘯以擬晨雞苟有餘



息茶苦六稔然到頭終擬一死以完皎然之軀其節素  
定如此向使當時史局諸臣達之  
與王之前豈有不動色矜嘆附之二后傳中者柰何并  
此不食之泥湮沒恐後是皆不知  
聖朝旌厲幽冥之盛者也嗚呼惟翁洲即前宋之厓山  
也况元妃為鄣產是猶吾鄉所最有光者也宮可亡井  
不可沒矣乃議為勒石而附戶部之詩以當些辭

### 黃太傅廟碑陰

吾鄉和義門之左有唐太傅刺史黃公晟廟角上之祀  
太傅者三此其一也廟旁報德觀亦屬黃氏太傅子孫  
居鄣極盛自明以來官至列卿監司曹郎者不一故其  
香火猶振予讀深寧困學記聞甚不滿太傅故其紀吾  
鄉亂以太傅之據叅之袁晁栗鎧王郢之間而四明  
七觀譏前此志乘之曲筆董山李侍郎祖之有是哉操  
論之正而嚴也雖然竊嘗平而論之歷代當搶攘之際  
乘時而起所在多有要當視其晚節為何如斯亦論  
世人物者而不得已者也李克用之起事其亦大不道  
之徒而後此忠誠赫然君子沒而予之太傅既守郡之  
後保固鄉里不隨董昌之亂築君子營以居避兵之士  
建雉堞置浮梁臨終封上倉庫示令其子襲守其于茲  
土固有深仁厚澤雖不敢望克用之鴻畧要豈袁晁輩  
所可同年而語也然則深寧之持論固有得于春秋之



旨而吾鄉之廟食亦未有過事因其詳審而後當者而  
非人之謂也乃若程積齋所紀太傅事則有誕妄不  
經者和義門之蛟池在廟之東又有蜃池或曰蛟池即  
蜃池也蓋前人以瀦水者吾鄉阻江為固西南二道有  
塘河之水入城東為三喉以注之江面其北塞焉故以  
池蓄之當年池址甚廣而後漸淤諸志言之備矣或曰  
舊常有蛟來居池中是乃燕說不足信積齋遂謂太  
傅早年仗劍入江斬蛟除患是蓋妄人因呂覽荆飲非  
之事而太傅嘗官飲非遂為牽合甚至廟榜竟作荆飲  
非字則謬甚矣積齋通人乃亦從而寔之是可怪也事  
以從其寔為可信太傅在郡之功足以得祀欲藉此以  
為重適見其愚也斬蛟之誣董山已先我言之願未詳  
其致誣之由故于是碑中其說使黃氏子孫知之  
飲飛之官始于漢漢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武帝太  
初元年更名飲飛宣帝神爵元年蕞飲飛射士以討西  
羌而元帝記飛飲所掌為外池如淳曰飲飛具繒繳以  
射鳧鴨供祭祀故有池也飲飛荆人入水斬蛟勇士也  
故名官則漢時飲飛之官本有取于呂覽之說又因其  
中有射士而時或蕞之為軍至晉遂為軍名而無復少  
府掌池之遺意要之飲飛掌池之故事可以誣漢唐命  
官之由而必不可附會于是廟之池飲飛本作茲非  
其後茲變為飲而非亦通于飛



碧江龍神廟碑銘

明道先生行狀云上元之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  
五色祥符間中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  
自昔嚴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及朱  
文公之高第滕達道為鄞尉文公嘗扣以天井山五龍  
靈蹟之果否則文公亦疑之而未敢遽以為妄若呂忠  
公未鄞力詆阿育王山龍井之誕蓋大程子之緒言也  
愚考唐白香山新樂府黑龍潭詩極言祀龍之謬已出  
大程子之先雖然龍之為靈昭々也其在經則見于易  
其在傳則見于春秋繁露諸書作雲施雨不可以為誣  
妄而造物之變化亦有不容盡以儒言斥之者此類是  
也夫陰陽愆伏而為旱陰陽和而為雲雨以常理推之  
其故皆由于二氣競茲庶物何能操其權然而詩人之  
嗜早也則歸其咎于魃魃果何物遂能致早及考之圖  
譜誠有所謂魃者非虛假之言也謂魃尚能致早而龍  
不能致雲雨則固矣夫感天和卹民隱苟寔有如成湯  
者豈畏乎魃亦豈藉乎龍然有中和位育之功則盡人  
性以盡物性不祥之魃退聽而至靈之龍効命正不必  
謂其無也不然則古人雩禱之禮皆可廢而詩所云靡  
神不舉者不亦謬耶特愚民惑于此而妄以徼福則有  
如白氏之所譏者或曰然則其得取而捕之者何耶曰  
天下無不靈之龍而未嘗不為人所秦故亦未嘗不為



人所醞古有之矣然因此而謂龍之非靈則不可也即以吾鄉天井之龍言之有求于山者或在蛇或在蝎蜥或得蛙皆能有驗預前明太守林夢官祈得蛙不雨手兩之而雨是殆即變置社稷之說而究之得雨則未可謂其于旱潦無豫也碧址龍祠即阿育王山龍神之行館浮屠以為護塔之神此妄言也若其靈之著足以庇民則見于舊多矣預子家在祠右每入祠見座中衣冠像設殊為不根天下亦豈有龍而人者乎乃典里社諸公議以木主代之而為之銘其詞曰南湖白龍輟去其鄉兮西湖靈蠖素洋：兮寓公涖止城中有光兮育王金沙時携將兮五龍更番降神幢兮作雲施雨嘉惠敢忘兮代鼓考鐘十洲滄茫兮南湖白龍輟去其鄉兮曷歸乎來同翱翔兮不見淵靈香火不央兮

宋蘭亭石柱銘

姚江黃子曰古蘭亭在崇山下其去今亭二里而遙皆為農人墾之代田頎流觴之跡隱：猶存明萬厯中徐貞明立石柱以表之余因黃子之言嘆曰是序之遷徙多矣水經注之所志初在湖口繼移水中已而移于天柱山上山在湖南百年之中三易其地而自劉宋以至趙宋其興廢不知又几度頎不可考若以天柱山之道按之其去今亭三十里而唐人蘭亭聯句詩已明言非



故址然則是石柱者宋蘭亭非古蘭亭也蓋自天水諸君嗜翰墨始有天章寺以護此亭開慶以後吾家三世連戚一慈憲夫人一福王而先太師徐公之薨賜葬

于斯故邀恩命以天章寺旁地畫賜先少師蓋嘗苞亭

而有之至元甲午東平王侯按越以為是乃永和修楔

之地而反闕然欲于其地築祠以祀右軍其時先少師

託瘠疾杜門已久王侯以書來先少師命其子即以亭

址入官乃置書院設山長以招諸生河南秋甲繼侯至

其肖右軍之像適成于三月之元己遂修曲水故事人

探一韵剡源戴氏為作游蘭亭序也者其後楚人湯屋

為山長復修其祠并為疏山麓之游水重摹石本蘭亭

於壁而後墨池焉剡源作臨池亭記者也蓋是時亦皆

誤以為古蘭亭嗣以還登于明之嘉靖且二百年而宋

蘭亭又被遷其遷也視昔為近而崇山之址已葬為蔓

草之場斜日荒烟樵牧之徒躑躅其間僅此石柱兀然

無恙蓋陳迹之消沉者多矣抑聞宋之初亡也戊寅六

段之難遺民鬼戰嗚咽流泉護雙經于竺國在斯寺也

其時先泉翁尚未遷杭其于唐林諸公固吟伴也冬青

之地主即在吾家而今總莫之能知矣泉翁乃少師之從弟然則

過斯柱也不知者徒屏營太息追溯右軍之高風而不

去而予則又加以先業之感懷焉是不可以無述也乃

勒其詞于柱更為詩以系之其詞曰

勒其詞于柱更為詩以系之其詞曰



永和暮春山南九日夜水潭潭相與嗚咽白石可爛吾  
銘不滅

寧波府儒學進士題名碑

寧波府學宮重修之歲觀察使者西涼孫公諦考歷科  
進士以備題名蓋以昭科甲之盛事將使觀光者鼓動  
其志氣也予既遍覽其間作而言曰夫近士取士之法  
不逮于古而士亦忘其所貴于己者三復朱子建昌軍  
進士題名記可為太息者也是以琴山傅氏嘗奉大對  
葛邲公期以首選而不果琴山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  
與焉終身之窮達賢否不與焉邲公嘆為名言吾鄉由  
南宋以暨于今掄大魁者不一流傳既久即其子孫或

不知為何等之人若後輩則已有昧其姓氏者彼其生  
前榮進之階幾如飄風好鳥之過雖欲藉此以望九  
品之下中或不可得而七百餘年以來獨廣微先生長  
在人耳目雖三家村老學究罔不欽容肅拜以為是淳  
熙正學之宗子嘉定之人師也蓋自有進士一科其以  
理學大儒膺此選者橫浦玉川與廣微而三屹然相望  
于三江千里之間而吾鄉獲居其一斯則粉榆之嘉話  
也若夫省元則有習菴詞科則有厚齋庶几角立焉吾  
讀東蕪兩朝政要有為宋史之所未備者言廣微最荷  
理宗之眷而所值時相皆鄉人前後無一語阿私者其  
于史彌遠言其老當還政于鄭清之言其履畝害民于



史嵩之言其不可為相嘗因邊遽條指時務無不切當  
李宗勉薦其可以大用理宗方欲相之會以病終習菴  
典廣微同朝亦阨于史氏厚齋則更非其時矣然而所  
造不以窮達與也况彼科名何加焉廣微少沐過庭之  
教辟呷負劍之時已有會于本心之旨乃其成進士也  
慈湖尚以其年少瞿然告以千里生民之業是則父兄  
之教克先必不至為時風衆勢所局有如朱子之云者  
是又希風先生者所當留意者也搃之士不聞道則不  
免為浮名所動故宋人津：及第之榮以為將兵十萬  
克復幽薊凱歌勞還獻捷太廟無以相遇而同甫晚年  
不惜枉道以求合又烏知魏科大第固自有一人重者  
乎觀察曰是言也今世所希聞也抑亦吾曹為有司者  
所當共知曷筆而記之吾將勒諸石因次其語以呈之



鮎埼亭集卷二十五

行狀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濟寰曹公行狀

曾祖六龍諸生

皇贈浙江遂安縣知縣

祖垂雲諸生

皇贈山東道監察御史

父泰曾康熙戊午舉人福建莆田縣知縣

皇贈工科給事中

本貫松江府上海縣人青浦縣籍年四十九



公姓曹氏諱一士字諤廷濟寰其別字也系本宋樞相  
武惠王後以明成化間始遷上海五世祖誠有隱德名  
在明史孝義傳公年十五補諸生少留心于十四經廿  
一史連絲貫串不徒以章句也尤潛玩洛閩諸書旁搜  
曲証以求會通每作詩古文詞溫潤雅潔見者無不心  
折間以其暇選定坊社經義亦復風行天下蓋公之湛  
深經術綜覈儒先其于制舉業眇然餘技耳而海內窮  
鄉下里兔園學究正以是靡不知有曹先生者然而數  
竒不偶落拓于諸生者几四十年三年大比持節至江  
左右主試者莫不欲得公以為重庶子今禮部尚書景  
州魏公主江南試榜後于鹿鳴宴中三歎以不得公為  
歎河道總督湘潭陳恪勤公謂天門唐南軒曰曹君運  
蹇甚矣將資送之入太學公以太宜人老不欲行會左  
副都御史侯官鄭公以督學至按萃貢明經丙午始  
舉順天秋試明年春試不第新例取貢士選其尤者授  
教職而公得江南直隸通州如臯縣學教諭抵任修明  
蘓湖故事以求經術治道作為詩文以旌節孝未期年  
而上計遂成進士大學士海寧陳文簡公禮部侍郎華  
亭王公文薦于朝改翰林院庶吉士公以文章掉鞅  
宇內已久垂老釋褐主試諸公皆自以為龍湖之得震  
川尋克順天壬子鄉試同考官得士二十餘人今禮部  
尚書深陽任公為主司賞為得人第一癸丑散館授編



修世宗召見問公年奏事畢

上諭稱明白者再時大學士桐城張公宣

上意以山西太原府知府需人將于翰林中補用而公

固辭願留館閣刑部侍郎奉天王公薦充一統志館纂

修官分撰廣東一省并湖南諸府州發摘舊志之為極

多甲寅管內繕書房事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五月改

山東道監察御史八月

今上嗣位漢月之間純王善政不可屈指公既感

世宗之遇又值

重華繼照之時益思奮勵以報而有

詔羣臣輪班奏對中外訢訢共望說論公首言督撫者

守令之倡願其中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

不足于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

之為賢為能視其所舉而瞭如今督撫之保題守令約

有數端曰年力富強也辦事勤慎也不避嫌怨也其實

迹則大畧曰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

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几而或以贓汙著或以殘

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彼夫

吏之賢者悃悃無華而已惻怛愛人而已事上不為說

隨而已吏民同教謂之不煩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人

而督撫薦剡曾未及此得毋反視賢吏為無能耶抑亦

以能吏即賢吏耶臣恐所謂能者非真能也以趨走便



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為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為迂踈矣以逞才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為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于撫字拙于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撫拾細故以罷黜之矣至于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于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則誤劾者何如誤舉者猶可議其罪誤劾者將何逆問乎臣以為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博大成裕之道少損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體斷闕也皇上于凡丈量開墾割裂州縣改調牧令一切紛更煩擾之舉皆行罷革為督撫者度無不承流而宣化矣

所慮者彼或執其成心則且飾非以句護或意為迎合復將始息以偷安臣敢請

皇上特頒諭旨剖析開導俾于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使能者務勉于賢而賢者益勵于能如或諭之而不悟悟即賜

乾斷以罷黜之將督撫皆洗心滌慮而守令亦無壅于上聞之患是知人之哲即安民之惠也疏入上即播告直省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兼挾仇誣告斯詩文以息惡習謂古者大吏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即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



之議惟是行爲而堅言爲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必有  
而觀之誅誠惡其惑衆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  
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

聖祖

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不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  
語涉疑似如陳鵬年任蘓州府知府遊虎邱作詩有密  
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爲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知神之  
哲洞察隱微可爲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知  
兩朝所以誅殛大慙之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响之  
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

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謂井  
田封建不通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古述懷咏  
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  
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樵非必果懷悖逆敢于明布  
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  
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非國家議以正法仁以色蒙之  
意伏讀

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事一概掃除仰見  
聖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風之盛臣竊謂大廷之  
章奏尚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  
勅下直省大吏查過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准接赦



者條列上請以俟  
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踪跡以所  
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  
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  
上亦如公所請自公對班所上五摺多見采錄舊例十  
三道御史以次轉六科給事較資俸深淺公入臺僅六  
月特轉工科給事中公之陳封事雖故交門舊莫得而  
探其緒故其所言非經  
皇上發總理諸臣共閱及部議者皆弗知也及初奏原  
任河東督臣王士俊既上而外人有竊聞之者莫測所  
自來上聞不懌以為自洩之因

勅部議處部議左遷

上終眷公從寬留任公未嘗以此稍挫其敢言之氣侃  
侃如初尋又陳工程之價值有定官吏之剋減無常查  
雍正十年刊有內廷現行則例及物料價值一書巨  
細畢載成法井然惟是各省興作或隨地度材或因時  
庀役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核議請

旨期于價平貨善廩稱良工

聖朝寓明作于考工小民即子來以食力也乃其後有  
以浮冒劾叅者有並無工料數目籠統開載致干部駁  
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部例不符勒令追賠者  
有隨叅侵冒隨罰重修者有雖重修始仍其舊稍為



彌縫賠補者凡此皆冒帑誤工畧民病役之大略也夫  
事後之糾參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臣竊慮不符部  
例而冒銷者易知名符部例而冒銷者難測也各省于  
未興工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員勘寔此常例也然  
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直省之官吏皆得與知  
之而列肆之高賈力作之匠徒則不知也夫既不知工  
料應得之數則物值之高者賤之就下工賈之多者抑  
之就寡曰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名歸于公侵  
漁之利入于私矣至如州縣偶有濬築必按畝甲起夫  
粟促籤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儘堪糊口何  
不踴躍赴工致煩迫促則皆官吏隱祕成數以逞其伸

縮出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為物當其值役償其勞國  
家率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為臣下出少入多之囊橐工  
程先經核減成數復不全給若無剋扣何處冒銷未可  
徒以事後一叅姑塞其責也伏乞  
勅下直省督撫凡一切營造開濬所須物料工匠遵照  
部例估有成數一面題達一面即飭該府州縣刊刻榜  
文懸示工作地方俾公平正大之價衆目共睹衆耳共  
聞少有伸縮出沒人人得以指証雖有不肖官吏色攬  
匠頭驅之明目張胆之徒各懷口衆我寡之愆安有籠  
統開報于事前侵冒追賠于事後之患哉又陳各州縣  
官讞獄胥吏上下其手改竄獄詞之弊皆得



旨交部蓋公當言官不過一期而所建白皆有益于世道民生朝野傳誦想望風采以為行將大用乃忽于七月中得哽噎病自八月至十月時發時愈又逾月而篤遂以二十一日卒距生康熙戊午十月十六日得年五十九歲初娶宜人張氏泰安州知州錫懌孫女繼娶陸氏廣東惠潮道振芬孫女俱無子繼娶劉氏生子錫瑞為伯兄後副室朱氏生子錫圖女三長適葉承雍正丁未進士池州府貴池縣教諭次適陸秉笏諸生其一尚幼公于同輩中為晚達願其立朝大節煌煌可按雖不竟其施以歿而其所樹立已不媿于古人仲兄老而得舉于鄉公計其耒親至蘆溝橋迎之夜宿坊舍之間同

衾 昕夕時其飲食而親奉之其歸也涕泗而別踰年仲兄卒縞素茹蔬者浹月生平聞人之善不啻口出尤愛獎引士類嗷呼無所不至其所成就極多然不肯苟徇人之求壬子闈中累為同考諸君言大江南北篤志窮經之士若而人洽聞之士若而人椎文之士若而人幸各留意聞者擬為通榜之習氣也乃有同里姚生者少出門下公所飲食教誨以底于成者也暨榜發姚不豫人以是服公之無私每語及國事猶惓惓不能自己吏部侍郎鄞江邵公出撫江蘓公已病尚手草數十紙皆地方利害之大者在牀褥間強起書之以貽焉公雖官京七年而負郭之田猶止微時故業家屬在南將遣



人往迎未及而病作無一語及家事藐孤軟弱甫逮十  
齡奔赴為難攝擋殘篋僅得圖書數捆廩俸之餘未足  
具喪事生平述作多未成編于散稿中一一收拾將與  
門下同歲諸生徐為纂輯以行世而先撮其生平言行  
大畧述之以為異日國史家乘底本為謹狀

通判知山東堂邑縣事張府君行狀

曾大父大治諸生

皇賜贈文林郎

大父萬機國子生

皇贈文林郎

父之紀河南孟縣知縣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張華山人享年七十有二

君諱興宗字肯堂先世出自宋景炎太傅越公世傑之  
後越公自臨安抗議背城一戰不淂以所部東渡駐慶  
元定海之中子山為觀察計元使降將卞彪說之越公  
比而磔之山下會陳丞相芎起奉端宗越公遂航海赴  
之展轉閩粵竟殉崖門而慶元遺民為公立祠中子山  
上公長子出百死亡命以慶元遺民多念公者遂來隱  
居鄞之張華山聚族四百年潛德不曜自君之大父以  
才譎遨遊湖海

國初勛鎮大臣多延之幕府蓋嘗僑居山東暨松江者  
久之而歸寧至孟縣君始通籍以循吏稱君為孟縣長



子以高不列國冑當是時張氏家門正盛甲第田園殷然而孟縣醇心篤行貴不驕富不侈力敦孝友勤施族黨遠追古人義田之風設為家塾以課族中子弟諸一切事宜皆以君督之君能仰體厥考心以先諸弟滌除世俗膏梁裘馬之習吾鄉士論翕然以為漢萬石不言而躬行則孟縣似之而克肖其家風則君殆卽中令之流也君既身綜家政無毫髮私于己諸弟亦化其誠推梨讓棗雍：怡：頌君坦懷待人不逆不憶遂以是為人所負來連往蹇驟耗失至三千金而門戶益大游遭死喪支吾益困以是家漸落計君資格亦應早得官而中遭沈滯又罹太君之變至雍正己酉始得入都就選

入籍則君已蕭然成婁人矣次年

天子召見殿中以為能遂發廣東試用令都御史唐君峩村時方任東臬一見識之命以查賑而同賑諸君大率欲節省賑穀者體卹飢民者少東臬親出驗視又為求賑飢民所聒擾頗激怒君宛轉調停核其果有浮冒者汰之餘皆疏通其戶口而增給之東臬大喜以為能善會其意且補其通也後竟言之署撫王劉二侍郎試之堂邑君之莅事也首入獄見其中別有屋數間詢曰是何人所居吏曰前令沈君去官監追虧累所建也君瞿然曰戒之哉乃君之作令則寔有過人者其初受任也見所徵錢糧皆浼戶房吏所造赤歷流水簿而幕友



不過核其大概苟求無錯而已未嘗一一查對也凡一切摘拿大戶勾銷流水皆出吏手因得以舞弊絲毫稍增而為厘厘增而為分漸積而多吏因得將已戶漏輸或私收大戶所納肥己而以民間之羨抵之若大有餘則不肖之官不肖之幕友分啗之是固天下之通弊也君別令幕友之精于會稽者將赤歷逐戶查對核寔勾消摘拿皆自內出而所司之吏不得豫吏稍稍憇然歲終猶餘二百七十餘金吏亦故欲以試君也君念所餘無從給還乃將所拘之逃戶與有糧無地之賠戶得其最甚者免徵二百七十餘金貧民受恩不知所自而所司之吏亦內媿不敢有怨次年乃令赤歷以毫為止差

累無得增一毫者然歲中猶餘百五十餘金吏以舊年之均抵及貧民也故令其所親或延挨不完以圖被澤君必欲絕之乃于次年赤歷以忽為止吏稍窮歲終不過十餘金君令存之庫以備公用而嗣後浮徵漸絕君因嘆司牧徵輸之難不肖者與吏共為奸不習為吏者聽其出納使大吏于每州縣採取赤歷稽之人人皆可誅也君因念前此查賑之後皆由保甲之法未善若保甲果精豈有貪狡混列老弱遺漏之患乃寔心行之周詳詢悉別見君所著請厘堂邑戶口記其法最備可舉而行之天下而其後疊有水旱被賑惟堂邑最易理盜賊亦為衰止則民效之著者也境內自上供外尚有餘



稅其繳之布政者十二三而司牧多自潤焉君隨所得  
繳之罔贖遺者初君里居嘗嘆近來司牧聽訟之失不  
論大小事宜動經數月甚至沉擱數年不結抄詞有費  
出票有費拘犯有費挂牌聽審有費聽盾上堂又有費  
蓋自六房兩班差役以暨行杖之徒無不有費而尤可  
訝者有所謂賞紙之例一票出則差役爭營求得之夫  
以賞差為名是導之需索也尚有人心者乎所以一訟  
結能蕩中人之產及君之任其准理呈詞定在三日內  
出票而抄詞出票拘犯之費免簽牌時量其路之遠  
近親筆限某日帶訊違者責而挂牌之費免屆期不論  
早晚即以訊問消案或有須覆訊者多即在次日或甚  
冗則面諭以日期而遣之而遷延守候偵探指撞之費  
免差役畏君之嚴營求摒絕需索亦衰止然君則曰此  
輩如鬼如蜮謂竟能使之一切風清吾未敢信其然也  
盡吾之心行吾之法庶几不至決波倒瀾乎聞者以為  
至言堂邑人命之獄頗多君子相驗尤謹所全活申雪  
甚多事繁不能悉記乾隆二年東州復歎于收大府授  
以二代賑之例題開武城臨清夏津一帶運河君方署  
臨清牧所轄役夫二千三百餘人共計估土方三萬三  
千七百有奇日則步行河干刻無停晷夜則握筭計工  
乃所發帑銀在君境內僅得二千七百兩不足以給民  
之食而督佐甚急君大憂之嘆曰以二代賑周官之美



政也而行之今日大有累民之處無由上達大工既興  
食粟米價益昂老幼之不能赴工者先受其累將謂壯  
者之赴工可以養及其家乎則工值几何且如築城築  
隄可但以上方計之今開河必兼水之如此次河身需  
開二丈四尺初開在平地一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  
裕如及至七尺有餘高下懸二人竟日僅得土一方則  
所受之值不敷至一丈五尺以上三人竟日僅得土一  
方而水已橫溢四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須楸須填須  
水車然後得運土而運土者往返八十餘人益勞既深  
三丈則三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受之值不增何  
以救飢遂日夕逃亡勢莫能禁大吏始事所計但及土  
方之二計束于成數欲稍為變則土未及半帑銀已竭  
必至悞工司牧者之資力又甚無几即捐以急工終不  
足雖以身殉之亦又何益不得已自身先捐貲以及富  
民之稍有餘粟者苦口曲意令之助工給食僅而克集  
向使初估之時豫分計水工土工人工則官民不累而  
工易成而又需別謀所以賑其老幼之法則事無阻然  
大吏必不肯委曲及此以滋重費故為民者往往反以  
累民此為君身歷而知之而予備詳之而不厭者以為  
足令天下後世之臨事者鑒于此而動其心也然是後  
竟而君遂以是積勞成疾右足為汗深所傷屈申不得  
自如初君之試事期年而真授既考以最制府平越王



侍郎將薦之會去任不果北平黃藩使又欲荐之不果  
乃歷攝臨清高唐館陶皆有教其在館陶東臬白映棠  
方以武酷臨下有屬吏曲意承之率遭謾罵勒令去官  
者一日以事屬君于曲直大鑿杓君獨抗之怒甚然卒  
以理直不能有加富人以八百金為莫夜壽拒之未嘗  
以告人也而富人以語其所親于是始盛傳之其餘善  
政之及民者不能條舉而件繫然觀于其大者亦可以  
見君十有二年居官之畧矣君既以足疾欲乞休而同  
城寮屬有惡其持正者請求多所不遂乃搆之大吏遂  
以去官堂邑之民譁然攀轅塞路不可遏抑  
天子亦念君勞再召見謂尚可用將令之直隸而君奏  
對畢疾動蒲伏不能起乃賜歸其命也夫然君自年  
少承之先人餘履豐席厚中年喪其資斧殆盡老得一  
官堅持古人之節釜魚甑塵解組南下家無仗物僵卧  
一室有為寒素之士所不堪者雖枯菀之遇亦關于命  
而君之不媿于古者正在是矣君生平無事不歸于忠  
厚前堂邑令朱君卒于官所欠官帑二千金君為委曲  
設法抵之僅及千金太守以屬君然更無可謀乃以其  
養廉償之又以二百金贖其眷屬而歸里中管生子然  
一身為之納逋今遂有後生平所遇非意之事橫逆旁  
午每委曲謝之猶憊欲廓大先人之義田而不克晚  
年困甚然猶時不能忘情其捧履醇篤迄無大過間



有一二薄物細故自以為未當者垂老猶向子弟言以  
為悔欲使子弟戒之蓋亦近于慈湖內訟之學者與君  
生于康熙己未三月二日卒于乾隆庚午正月五日身  
後凡無以為殮娶胡氏杭州府臨安縣訓導德裕女再  
娶陳氏大理寺少卿紫芝女三娶項氏戊子舉人垣女  
四娶邱氏諸生正恂女男五長嗣鏡國子生先卒次嗣  
鐸國子生次嗣錫嗣銓女四孫男二孫女四諸子將以  
卒哭後合葬君于先孺人之兆而乞予為之狀予自庚  
戌與君解后京邸其後音問雖不甚接而遠東方士大  
夫聞君政教甚善嘗致書欲君捐清俸以修太傅越公  
中子山之祠君復書甚善願乞稍待其力而竟弗能副  
也及其歸君已足疾杜門予亦終歲奔走不得時見然  
能知君居家居官之心迹足以有所暴白于世而惜其  
命之困卒無有能援而振之者以至于阨窮費志而歿  
而猶欲以文字之力稍為君申沈屈于身後者莫予若  
也是為狀







